

柯云路
★
著

龙年档案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龙年档案

柯云路★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龙年档案 / 柯云路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
2012.7

ISBN 978-7-5115-1220-8

I. ①龙… II. ①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40850 号

书 名: 龙年档案

作 者: 柯云路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朱 岩 葛 倩

封面设计: 柏拉图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522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326 千字

印 张: 24.5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1220-8

定 价: 49.80 元

第一章

罗成在农历正月初五天寒地冻的清晨出发，去天州走马上任时，想到“女娲补天”在天州，“炎黄相博”也在天州。

女娲补天的故事国人大多知道，炎黄逐鹿中原也是历史常识。只不过关于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在兵戈相交前，曾在天州最高峰上一对一较量过一番，却是鲜为人知的传说。两个人并未用拳脚，也未用武器，而是“博”了一局。据说“博”这样古代斗输赢的局戏，就是炎黄二帝发明的。用六箸，加上六个棋子，斗输赢。这种称为博的局戏直到春秋战国都很流行，后来失传了。博了一局，结果炎帝输了。他不服气，说再弈一局。弈就是下围棋。又是炎帝输了。按协议，炎帝要撤退自己的人马，让出中国广大地方。但是炎帝依然不认输。于是两军大战。炎帝败退天州山区，黄帝又围了天州五百年，算是给炎帝留下勉强可以“做活”的棋盘一角。天州最高峰天台山上，至今留有炎黄二帝下过棋的棋盘石。

罗成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黑魑魍的省城街道，想到他曾对女儿罗小倩讲过这个故事。

那天，他正在看经济学书籍，在有关“博弈论”的章节旁批了两个大字：博弈！罗小倩在一旁问：“博弈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告诉女儿博弈的典故，又告诉女儿博弈论是对英文 Game Theory 的翻译，也译做对策论。女儿说：“Game Theory 不是游戏的理论吗？”罗成笑着说：“天下的游戏都在斗输赢，打扑克、下象棋、打篮球、踢足球，甚至包括石头剪子布，都是在斗输赢。”他说着还伸出手，和女儿石头剪子布玩耍了几下。告诉女儿：“斗输赢就要比反应、比智力、比策略，所以游戏论就是博弈论。自古以来，不仅在战场、官场、商场、外交场、交际场上博输赢，也在牌桌棋局里博输赢。”

罗成知道自己此次是去做一篇天州博弈的文章。

他博过。十多年前，他在一个县里当县委书记，博了一把。结果，一个县的财政收入超过周围十几个县的财政收入总和。在他治下这盘棋里，大获全胜。全县老百姓说他好。但是在一盘更大的棋里，他却算输了。管着十几个县的地域容不下他，他被出局了。好在他当时还没有危及到省里，凭着七分能够摆到桌面上的政绩，他又被调到一个市里当市长。他以为自己官升了是对前一段励精图治的善报。于是，出手更利索了。他不知道，这次在地级市干成一个球形闪电，芒刺就扎着了省里的一些父母官。如果把这个被大山和秦始皇筑下的长城围起来的省份看做一个王国，他这是又犯了“勇略震主者身危，功盖天下者不赏”的为官大忌。他那些新举措，为他赢得了超越省份的声誉，也为他“赢”来了在省里的败局。市委书记将一堆恶话捅到省里，省里也便对这个已经多少扎了他们的铁刺猬安排了。调到省里管一间三五个人的办公室，闲了十年。

这十年，把一个三十多岁前途无量的年轻干将磨成了四十多岁。

他成了一只笼中猛虎徒有其威猛，恰恰可供观赏。

被观赏了十来年，省里的主要领导不知怎么搞的阴差阳错成了银铛入狱的贪污受贿犯。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要重新整治全省局面。这位省委书记叫夏光远，原来是省委副书记。他把笼子打开了，还说了一句：“我这是放虎归山。”

罗成当时对着夏光远笑了。

罗成知道自己人高马大，平时黑着一张国字脸威严有余，和善不足。但他知道自己面对省委书记笑得很和善，很开心，还很有些小心。十年的修炼，多少让他学会了眼前一盘棋、对上一盘棋同时博弈。这次再也不能“勇略震主者身危”了。

夏光远说：“我这放虎归山也不是没争议的，往下全凭你自己为自己创造条件。”

罗成掂出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。

夏光远原本想要提名罗成到天州市当市委书记，第一把手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被通过。夏光远刚上台，对局面控制力有限。天州现在的市委书记叫龙福海，在天州从政几十年。干了多少年的市委副书记兼市长，熬走了三任市委书记，于一年前升任市委书记。罗成知道龙福海在天州根深叶茂，在省里也盘根错节。他知道，自己去天州不那么好干。当第二把手难。到天州当第

二把手更难。除非披上羊皮装和顺，熬上几年，或许能把龙福海熬走，再接任第一把手放开干。他一想这套博弈策略就皱眉头。这不符合他本性，放虎归山，再不呼啸一番真是太窝囊。而且委曲求全最终可能一无所就。

他这一次博弈要博得超奇的大胆果断。

十多年的磨炼使他对社会大棋局里的博弈有了深谋远虑。

他要做一个漂亮活儿，放在天底下。

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黎明景象，罗成想到了有关龙福海的一些传闻，不禁露出一丝讽刺微笑。

二

专程从天州市来省城接罗成走马上任的，是天州市政府办公厅主任洪平安。

这是一个和罗成个子差不多高，但是比他瘦两号的年轻人。圆脸上长着点络腮胡，炯炯有神的笑眯眯眼显出对任何人都见面熟的热乎。他昨天晚上就到了省城，到罗成家里看望，告诉罗成他带来两辆车，想带的行李尽可以带上。他指了指跟随的司机和办公厅秘书对罗成说：“您要收拾什么行李，我们可以帮忙。”他双手握住罗成的手，很热情地叫罗市长。罗成说：“现在还不能这么叫吧。”洪平安笑着说：“早晚得叫。”罗成摆了摆手：“总还有程序。”程序是：省委任命他到天州市任市委副书记，而后，天州市委向市人大推荐他出任市长，人大通过后，他这市长才算正式走马上任。

洪平安大学毕业后到天州市机关上班，因为办事周到很被龙福海赏识。知道罗成想沿途看看天州市所辖二十个县的大概面貌，便立刻和罗成商定清晨六点出发。

他对罗成说：“龙书记已经通知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，下午五点钟开碰头会，专门迎接您。”他还告诉罗成：“天气预报今天有雪，特意开来两辆三菱吉普，走山路万无一失。”清晨出发时，又把一件军大衣递给罗成说：“车上不用穿，下车您想走走看看，穿上挡寒。”

洪平安对罗成的女儿罗小倩也极为亲热。他一定是看到了墙上罗成夫妇的合影镜框，也注意了桌上罗成妻子镶黑边的遗照，再三让罗小倩放心：“你爸爸就交给我了，出了问题找我算账。”他笑呵呵的说法，逗得十三四岁的罗小倩也开心笑了。



上了车，洪平安又将两页纸递到罗成手中，开亮了车内灯，说：“这是今天下午碰头会上两套班子的名单。”罗成看了看，人名、职务、分管工作都很清楚。他其实对天州这两套班子的名单早已看过，现在重温一下，对下午五点的会见添了一分从容。

罗成很舒服地往后坐了坐，问：“小洪什么时候到的市政府？”又问：“什么时候开始当办公厅主任？”听完洪平安的回答，罗成说：“是老龙把你提到办公厅当主任的？”洪平安回答：“是。”罗成又很闲地问了一句：“小洪办事很周到，老龙去市委，怎么没把你带过去？”洪平安回答：“龙书记那儿有更得用的人选。”

罗成显得很不经意：“现在市委那边办公厅主任是谁呀？”

洪平安回答：“是马立凤。”

罗成问：“是女的？”

洪平安问：“罗市长听说过这个人？”罗成看着车灯照亮的黑暗街道没做回答。他不过是似乎听到一些传闻。洪平安解释说：“天州驻省城办事处也是马立凤亲自兼管。龙书记来省里开会活动，她张罗联络得多。你在省里可能见过她。”

罗成却指着一辆超到前面去的摩托车说：“一个妮子开的摩托车，比咱们汽车跑得还快。”

众人便都看前面雪亮灯光中急驰的红色摩托车，上边是个穿红袄的女孩。

罗成不过借此说明自己注意力已不在刚才的话题上。

洪平安拿出一份天州市地图，展开递给罗成：“前边再有三十多公里就进天州地界了，您看看图，沿途想停哪儿看哪儿，也有个宏观。”说着，他在地图上指画了行车路线，指明现在的行车位置。罗成一边看一边表示满意：“我到什么地方，想要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地图。”洪平安笑着说：“我知道。”罗成奇怪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洪平安说：“您在咱们省算是知名人物哇。”罗成说：“知名是十年前的事，这些年没什么名了吧。”洪平安说：“反正听说您要来，市委市政府大院上下震动。”

罗成一笑：“是不是说来者不善？”

洪平安笑了笑：“我刚才说的震动是中性词。细分，当然反应不一。”罗成问：“都什么反应？”洪平安说：“我这是理论上的估计，没做实际调查。”

洪平安拍了拍司机肩膀：“能坚持吧？前边进天州地界，咱们就休息一下。”司机小李是个方脸小伙子，正打哈欠，揉了揉眼，摇头说：“没事。”罗

成问：“是不是没睡好觉？”小伙子连忙摇头：“不是。”洪平安扭头解释道：“年轻人是烟瘾上来了。我和他们打过招呼，您不抽烟，也讨厌别人抽烟，让他们开车时忍住。”罗成一挥手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抽烟？我是上班不抽，下班抽。我讨厌机关干部在我面前抽烟，从不讨厌老百姓在我面前抽烟。”他拍了拍小李后背：“你算老百姓，照抽不误。”

罗成对这位办公厅主任添了一分警惕。还没见面就对你如此熟悉，总有些特别。

这样办事周到的办公厅主任，龙福海当了市委书记怎么没带过去？倒是带过去了那个叫做马立凤的女人。那又是个如何“更得用”的角色？

三

进天州地界时，天飘开了雪花。洪平安正指着天州路牌对罗成介绍，一个穿红棉袄的女孩骑着红色摩托车从后边追了过来。罗成疑惑了：“怎么又来一辆？”司机小李说：“还是早晨那辆，后来被我们超过去了。”女孩大声问：“这雪会下大吗？”小李摁下车窗回答：“难说。”女孩问：“你们是去天州吗？”洪平安和小李共同回答：“是。”女孩似乎放心了，拉下头盔，又急速开到前面去了。

小李说了一句：“下雪天一个姑娘家开这么快，真不要命。”

一进天州地界，洪平安就负起对罗成沿途介绍的责任。他指着两座巨人般对峙的大山说：“这就是天州山门。炎帝黄帝大战到这里，炎帝在山门里面画了一条线，表示退到此为止。黄帝在山门外画了一条线，表示永远不许炎帝再出山门一步。”

罗成笑着跟了一句：“炎帝神农氏从此就闭关自守，专尝百草了。”

洪平安又指着这一段劈山修出来的高速公路说：“这是咱们天州的门面工程，还是龙书记当市长时修下的。”小李跟了一句：“龙书记给天州办了不少实事。”

罗成看着两边千沟万壑的山岭沉默不语。门面工程修得很气派。路两边陡峭的斜坡上，一个个用石块垒起的鱼鳞坑种着树，也颇装点地方官的政绩。当两边群山更加陡峭巉岩时，洪平安介绍说：“曹操曾经领兵作战到这里，他的《苦寒行》一诗‘北上太行山，艰者何巍巍，羊肠坂诘屈，车轮为之摧’就是写这里。”罗成说：“史籍记载不是在山西壶关吗？”洪平安说：“另一种



传说，就是在天州。”

听说路边山上就是有传说的神农村，罗成让停车。

车拐下高速公路，进了一条伸向沟谷的岔路。洪平安指着一旁上山的崎岖小路说：“往上走半个多小时，能到神农村。”又指着柏油岔路说：“沿路往前可以到神农乡。”罗成点点头四处张望。路下河滩里，一个老农驼着背走过来，后面一颠一颠跟着一头毛驴。毛驴停住，啃起路边一棵小树的树皮来。老农转身拉过毛驴的缰绳，用手中的树枝抽它，一边抽一边说：“你当你是干部，想吃啥就吃啥？”

罗成听了讽刺地一笑，走过去：“大爷，你这几下抽得好。”

老农抬眼看到了汽车旁站的这伙人，说道：“你们也是记者吧？”

罗成笑了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老农说：“刚才有个记者姑娘家，骑的摩托坏了。”老农指了指掏出手机的洪平安：“打那电话，和你们联系来着。”罗成问：“女记者呢？”老农指了指旁边：“那不是，坏的摩托车停在这儿，她人上神农村去了。”罗成一伙人看到河滩低凹处一辆摔坏的红摩托车掩在树丛后。

罗成与左右相视了一下，又问老农村里乡里干部怎么样。

老农说：“养鸡为了下蛋，养牛为了犁田，养干部为了啥？说是为了致富，可我们没富。”罗成接过话说：“您的意思是，养干部没用。”老农说：“可不是没用。”说着，拉上毛驴往前走了。

罗成一指上山的路说：“走马看一片，不如下马看一点，咱们上山去神农村看看。”洪平安又一指岔路：“是不是连神农乡也一同看看？让车开到神农乡等着，我们连村带乡看完顶多两个多小时。”罗成点头。洪平安吩咐两个司机开车去乡镇等，又叮嘱：“先不要进镇，不要惊动，我们下了山，你们和我们一起进。”罗成对洪平安的妥当安排十分满意。这种“微服出行”，威风全在突来乍到。

沿着山路往上走了没一会儿，罗成就发现了什么。

高速公路两边山坡上的鱼鳞坑被石块垒着，还刷着白，里边种的树很好看。岔路山谷口两侧山坡上，从高速路一掠而过也能望见一些鱼鳞坑。但是，越高，离主路越远，鱼鳞坑就越不成样子。很快就变成在山坡上垒几块石头，刷一道白。远看是鱼鳞，近看没有坑。罗成指着说：“这是在山上画鱼鳞坑。这门面装点得好。”洪平安耸肩笑了笑：“官样文章到处都是。”跟在洪平安身后的秘书小张说了一句：“漫山遍野真的都搞鱼鳞坑，工程太浩大。”罗成瞪了眼：“要搞就不要嫌大，嫌大就不要搞。”

罗成一路黑着脸来到山上神农村，看到的是一村穷困。

几棵老槐树盘在村口，守着一些今人半信不信的神农传说。村里是一片破屋烂房。正是正月初五，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春联和倒福字，也有一些出村进村的走亲串友。但这点单薄的节日喜气遮不住各家各院的穷困。村里有所小学校。推开破篱笆门进去，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，也都四壁透风地冷清在那里。推门进教室，光线不足，里面很暗，桌椅板凳更是粗糙简陋。秘书小张扶了扶眼镜说：“现在正放着寒假。”

罗成又瞪眼了：“我还不知道放寒假？”

罗成发现，一进入天州地界，他就进入了角色。

出了学校，他们看见有放羊娃赶羊出村，拦住问。

小放羊娃叫栓柱，今年十岁，放着家里七八只羊。问他上学没有，他说不上学。问为什么不上学，他说家里没钱，还要放羊。问他为什么家里没钱，栓柱裹了裹破棉袄，赶着羊低下头往村外走，说：“我刚才都说过了。”罗成问：“你刚才和谁说了？”而后俯身拍了拍栓柱瘦小的肩膀：“你家在哪儿？先领我们去看看。”

他们看到一幅穷困受欺的画面。

栓柱家的小院本来很破旧，旁边一栋在村里乍眼豪富的二层小楼挤破他家的篱笆墙，直压在他家的小草房上。穷困受欺的故事全在这幅穷困受欺的画里藏着。用现在的术语说，这是一个宅基地纠纷。邻居家儿子叫张虎林，在乡里当过干部，后来开煤窑发了财，耀祖荣宗地给自家盖楼房，挤掉了栓柱家的宅基地。栓柱爹气不忿，告状三年，告得家里锅底朝天。一次半夜赶山路，摔瘫了下半身，现在眨着眼躺在炕上不得死活。栓柱娘是个瘦小的女人，听明白眼前站的是市里领导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前言不搭后语地讲完了遭遇。她要养着这个瘫男人，还要接着上访告状，乡里县里跑了不知多少来回。男人在炕上挣扎着坐起来说：“人活一口气，总不能欺人太甚。”

他们就是在这个黑咕隆咚的穷家里，遇见了摔坏红摩托车的红袄女孩。

她确实是记者，很俊秀地一抖头发，递过一张名片来——是省报的，叫叶眉。她说怕雪下大，急着赶路，躲路上石头，把摩托车摔坏了。打了电话到省城搬救兵，估计还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到。干脆先到神农村来，调查一下孩子上学的情况。

罗成说：“看来咱们思路不约而同。”

洪平安请示：“要不要把村干部叫来？”

罗成背着手站在院里看着楼房挤草房没说话。洪平安立刻跑去将村支书村长都叫来了。村支书皱着一张高颧骨脸问：“您是……？”罗成说：“先别问我是谁了。这位是你们天州市政府的办公厅主任，”他指了指洪平安，“眼前这是怎么回事，你们说清楚。”情况不说也是清楚的：张虎林家是违法侵占他人宅基地。罗成问：“你们村干部怎么不管？”村支书搓着手说：“管不了。”罗成虎起脸：“管不了要你们干什么？”又问：“楼里的人呢？”回答说是下山走亲戚去了。

罗成挥了挥手：“守着神农这个名牌，不知道拿它发财致富，搞得老百姓这么穷，要你们这些干部真没用！”

罗成领着一群人下山，村支书村长紧跟着。

那个叫叶眉的女记者拉着放羊娃栓柱的手也跟在后面。

到了乡镇上，乡党委书记不在，回县城家里过年去了。乡长叫鲁万杰，胖头胖脑的，正在家里高朋满座。罗成看了看挺大的院子，挺模样的二层小楼，又看到的是一八仙桌酒肉周围坐满的人。鲁乡长看见洪平安，赶紧擦净嘴上手上的油，上来双手握他。洪平安却立刻伸手示意，引他向罗成。“这位是……？”鲁乡长伸出双手不知如何称呼。罗成说：“我叫罗成，过年打扰你们了。”洪平安这才介绍：“这是咱们天州市的新市长，今天刚从省里来上任。”鲁乡长慌不迭地说：“罗市长，早听说您要来天州了。”

罗成说：“我还没去市里报到，先在神农乡提前走马上任行不行？”

鲁乡长连说行行。罗成把小栓柱揽到身前：“神农村的小栓柱，你该知道吧？他爹瘫在炕上，他娘接着上访。”鲁乡长胖额头上滚满汗珠，连连说知道，又介绍慌窘站起来的一桌人，都是副乡长之类的乡干部。罗成说：“既然老百姓没过好年，我也就要打扰一下你们过年。要求很简单，你们乡村两级干部都在，十天内正月十五前，把张虎林家侵占邻居宅基地的那一截楼房拆掉。”鲁乡长显出为难来：“大过年的，是不是过了年再办？”罗成火了，拍了拍小栓柱的肩膀：“人家一年的年怎么过的？就是因为考虑过年，才给他十天期限，要不，三天就该拆掉。正月十五前拆掉，为的是让小栓柱一家过个年尾巴。”鲁乡长嗫嚅道：“盖楼不容易，要拆损失更大。我们设法调解一下，让张虎林家赔偿小栓柱家一些钱。”小栓柱立刻昂起头：“我们家不要。”

罗成指着鲁乡长：“你们打着调解的旗号拖了两三年，搞得人家几乎家破

人亡。如果你们确实解决不了，市里县里大概只能考虑诸位挪挪位，换能解决的人来当乡长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鲁乡长连连点头：“我明白，一定解决。”

罗成说：“第一点，正月十五我可能再来，不想再看见挤进人家宅基地的楼房没缩回去。第二点，帮助栓柱家将原院墙修好，地平整好。第三，几年来搞得人家人残废、家荡产、小孩失学，在经济上要做出合情合理的赔偿。”罗成问：“能做到吗？”鲁乡长回答：“能。”罗成说：“第四点，这一切都要求在正月十五前做好，过了正月十五，市里在神农乡开一个现场会推广你们的经验。”

鲁乡长立刻点头：“一定办到。”

罗成又拍了拍小栓柱的肩膀：“神农村辍学的小孩不止栓柱一个，他们的上学问题如何解决，也拜托你们了。过了正月十五学校就开学了，来你们这里开现场会，希望能够看到他们背上书包。”

离开神农乡时，省报记者叶眉也上了罗成的车，坐在他身旁。

她稍有些兴奋地说，几年前读大学时，就听说过罗成的事迹，最近也听说了他要到天州走马上任的消息。罗成问她这次来天州干什么？她说：“来调查一本违法出版物。”罗成问：“调查违法出版物，怎么又想到上山调查小学生失学？”叶眉笑了：“一个是被逼无奈，摩托车坏了，等援兵。还有，违法出版物和山村小孩失学有点联系。”罗成问：“什么联系？”叶眉说：“这本违法出版物冒充德育教材，经天州市文教系统正式下文，和小学生教科书一起发行。据说印了二十万册，全市小学生人手一册，定价28元。这在大城市无所谓，在穷山村里，农民就要杀猪卖羊了。”

罗成一下重视了，问洪平安听说没听说这件事。

洪平安回答有些闪烁：“不太听说。”

回到岔路口，天空还若有若无飘小雪。

叶眉跳下车，从河滩树丛后推出了面目歪斜的红摩托车。罗成问，要不要连摩托带人拉上她？叶眉拿出手机说：“我叫的援兵可能马上也就到了。”这时手机响了，她看了看：“就是他到了。”眼见省城方向一辆豪华吉普飞驰而来，慢慢减速开下主路，在岔路口停下，从车上跳下一个很帅气的高个小伙子。

叶眉叫了声“夏飞”，推着摩托车迎过去。



洪平安双眼一亮，也迎了上去，并立刻转身对罗成介绍，这是省委书记夏光远的儿子：“我陪龙书记去过夏书记家几次，每次都碰见他了。”

罗成也在夏光远家里见过夏飞，他十分亲热地和夏飞握了手。

小伙子白净干练，是个高科技公司的总裁，带着一股时尚的 CEO 派。他对所有人都表现了礼貌的亲热后，照顾叶眉：“是连人带摩托给你送到天州去，还是连人带摩托给你拉回省城？或者我把摩托拉回去，你就搭他们的车去天州？”叶眉说：“我人当然要去天州了，摩托车我也想带到天州去，修了好用。我在天州还要长停呢，总不能天天腿儿着吧。”罗成笑了：“干脆我们连摩托带人把你带到天州吧，就不用夏飞来回千里了。”

当夏飞一边连说着拜托了，一边与众人把摩托车塞进可以后开门的大吉普车里时，天空中轰响着飞来一架直升飞机，在头顶盘旋。

洪平安仰望着说：“龙书记可能在上边呢。”

罗成奇怪了：“他坐直升飞机干什么？”

洪平安说：“龙书记春节期间要巡视一下各县山林的防护情况。”

四

天州市最高地方长官市委书记龙福海正在直升飞机上。

龙福海粗壮的身材，超大号的脸盘，俯瞰下面千山万壑时，让人想到非洲沙漠上的狮王。不过，他此刻的表情很有些顽童的开心。当他指点着下面大声说笑时，没人能真正领会他这种指东画西张罗一切的快乐。用他的话说，他喜欢当家做主。

有了这百分百当家做主的感觉，他大年初五才愿意坐上直升机巡视天下。

此刻飞在空中他多少有些担心飞行安全，但春节期间巡视一下全市城乡，在报纸电视台留下的头条新闻，却是让他放开胸怀的。他笑声宏亮地说：“老担心自己太重，把直升机压得坠下去。”这话引得一机舱人哈哈大笑。

随行的报社电视台记者前后左右为他拍照摄像。

龙福海最反对首长独行。当市长时，任何大活动，他都要带上几位副市长。当了市委书记，就又喜欢带上市委常委一班人。用他的话说是加强集体权威。用明眼人的话说，他的副手们都很众星捧月，他才乐于三天两头搞大团圆。今天陪他一起巡视的就有两位市委副书记。一位叫贾尚文，兼着副市长。一位叫孙大治，分管着公检法。

一上直升机，就说起今天下午五点钟两套班子聚会，欢迎罗成到任。

又说到洪平安昨晚打来电话，说罗成进入天州地界还要沿途看看。

贾尚文扶了扶眼镜，晃了晃圆胖的脑袋说：“还没上任，先微服出行啊。”

龙福海说：“深入情况，作风好。”因为有记者在场，贾尚文只是笑着耸耸肩。这样，龙福海干脆让直升机沿着天州通往省城的道路巡视一下，还告诫千万别飞出天州地界。他们或许发现了停在神农乡岔路口的两辆汽车。贾尚文还不无玩笑地说：“可以用手机和洪平安联系一下。”龙福海拍了拍贾尚文的肩膀：“不多此一举了，以后好好和他合作吧，来日方长。”他的手里和话里都含着力度很大的安抚与重托。

照理说，天州市同其他地方一样，该是四套班子：市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、市政协。只不过在龙福海眼里，市人大、市政协形同虚设。真正有实权的，是市委、市政府两套班子。而其中，市委是大权在握的第一套班子。这套班子通常由七个、九个、十一个不等的奇数常委组成，包括一个书记几个副书记。天州市现在正是这样。罗成到任后，市委常委正好九人，一正四副五个书记。龙福海是书记，第一把手。罗成是副书记兼市长，第二把手。其余三位副书记，各有分管。

贾尚文这位副书记，在政府兼副市长。通常副市长当副书记很罕见，龙福海极力向省里推荐，将副市长贾尚文提拔为副书记，就是想取代原来不太听话的市长。

结果，那个不太听话的市长调走了。

又派来一个可能更不听话的罗成。

对龙福海的安抚，贾尚文自然心领神会，他很随意地一笑：“只要您在天州主事，我干什么都行。真要哪个飞扬跋扈的来称王称霸，我不侍候他。大不了关起门来写字作画。”

“贾尚文呀贾尚文，说你尚文你还真尚文。”龙福海说着又拍了拍他肩膀，哈哈大笑，扯开嗓门念了一句戏曲道白：“还真是血气方刚好男儿。”

龙福海正月初五这一天安排得很满。巡视完全市山林，他就换车去离市区几十公里的西关县龙家村。那是他的老家，也是他现在的辖地。父母虽然都已故去，但与乡亲同过年，对他这天州第一父母官也算是与全州百姓同乐了。记者又跟着他去了龙家村。只不过这次回老家看乡亲，不带其他市委领导了，只带了市委办公厅主任马立凤。

这个比他还高半头的年轻女人，总把他周边的事照顾得滴水不漏。用他俩私下的笑话，她是他的万宝囊，掏什么有什么；是他的万金油，抹哪儿亮哪儿。

马立凤在车上就把天州日报明天头版头条、二条新闻草样看了。头条是“龙福海巡视山林”。二条是“龙福海看望家乡人民”。标题已经排好，照片位置也已空下，开头结尾文字都排定了。中间空的一些行，是要根据今天实地实情填写的。马立凤指点了几句便把草样递给龙福海。龙福海大致一看，指着给照片和文字留出的空处笑着说：“我今天就是配合你们填空的。”然后一挥手：“对我的报道不用请示我。”马立凤却对坐在司机旁的报社副主编说：“照片一定要选好，来得及最好让我看看。”

龙福海表示多此一举笑着摇摇头，其实，他像喝了一盅好酒十分满意。

西关县龙家村的男女老少早在飘小雪的村口候着了。几辆车一到，放起了鞭炮。

西关县县委书记孔亮，一个穿黑皮夹克浓眉大眼的年轻人，迎风雪急步上来给龙福海打开车门。龙福海笑道：“三国有个孔明大诸葛，我们有个孔亮是小诸葛。”

龙福海在众人簇拥下，到了村委会小礼堂里，和全村干部和六十岁以上老人团拜。又到各家各户看望，吃了东家的饺子，喝了西家的酒，家家户户围着龙书记亲热。他知道龙家村的男女老少真爱戴他。他给他们争了光，也给他们谋了利。他端着酒盅给老人们敬酒时神情激动：“龙家村是我的家乡，西关县是我的家乡，整个天州市是我的家乡。我敬全体家乡人民一杯酒。”

当晚，天州市人民在电视中看到龙福海讲这话时两眼潮红。

龙福海当然不停留在只给报纸电视做填空的文章。

他在别人不经意中就着补要害。要害是拢干部。西关县县委书记孔亮是他亲自提拔的。龙福海不止一次将孔亮拉到身边，笑着对镜头招呼：“一定把咱们西关县的父母官多拍一些。”孔亮说：“您才是天州的父母官呢。”龙福海说：“你是小父母官，我是大父母官。大父母官离了小父母官，就会成空架子。”

一直在周围张罗的马立凤上来轻声提示：时间差不多了。

龙福海在人群包围中看了看表，便一路春风地与村民挥手道别。他要去火车站接北京一位退休的老部长。孔亮紧跟着送他出村，村口又放起了鞭炮。

孔亮说：“龙书记，要不要我送您回城？”龙福海说：“不用，我还要去火车站接客人。”孔亮殷勤地为他拉开车门，龙福海握住他说：“我把家乡就全交给你了。”孔亮连连说：“龙书记放心，您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。”又说：“听说罗成要来天州当市长？”龙福海拍了拍孔亮的胳膊：“这不妨碍你干。”孔亮连连点头：“我是怕他妨碍您干，他外号黑手高悬霸主鞭。”龙福海哈哈大笑：“那是十多年前的话了，不能老眼光看人。十年还不磨一个人？”又说：“放心吧，不要杞人忧天。”

车一开，龙福海说：“这个罗成，还真是虎未到风先到。”

马立凤坐在司机旁扭回头说：“关键在省委夏书记那里。”

龙福海摆了摆手：“天州方圆不过几百里，好统一。”

龙福海手摩挲着下巴，在车的颠簸中陷入沉吟。这是他平常少有的神情。他是喜乐佛，走到哪里说笑到哪里，再说笑也不耽误用脑子。他见马立凤几次回头打量自己，干脆笑了笑眯起眼：“打两分钟盹。”两分钟没用了，他已经把事情想了个遍。

罗成这个铁刺猬放到天州来，是多少有点堵他。名义上是加强天州领导力量，推动天州经济发展。暗里什么含义，龙福海掂量出一百种说法。罗成没来时，天州上上下下都显得和顺。罗成一来，龙福海就看出了星星点点的不和顺处。就像一桌好饭菜吃到肚里，本来很好消化，因为咽了块骨头，喉咙划破了，肚也发胀。不过，他相信自己的消化能力，总不至于一根带刺的硬骨头，把一肚子肥汤瘦水都搅得不服帖起来。

提前到了火车站，火车却晚点了，还要二十多分钟才到。

龙福海说：“这样正好，可以多等等。”他走出汽车，来到站台上。车站站长立刻上来劝他：“龙书记，外面冷，您还是去贵宾候车室。”龙福海摇摇头。听说车要停到第三站台，那里露天，龙福海说：“也好，可以好好观着雪等老部长。”

他就把自己暴露在霏霏小雪里了。

站长为难地看看马立凤。马立凤说：“龙书记等老部长心切，是他的老上级。”站长找来一把伞，举到龙福海头顶为他遮雪。龙福海火了：“我不要，知道不知道？”马立凤立刻摆手：“龙书记喜欢在雪里站一站，你们别打扰他。”

龙福海小心地看了看肩头落下的一层薄雪，继续在站台等候。

火车到了，老部长走下车时，迎接他的龙福海衣帽上披的雪已经有一定厚度了。马立凤在一旁介绍：“龙书记在站台上等您半个多小时了。”老部长姓曹，瘦削矍铄，说：“你看你没必要站在站台上啊，在候车室等就可以了，看你手都冻得冰凉。”龙福海双手紧握老部长：“等您和等别人不一样。”老部长显然大为感动：“我一个退了休的老家伙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就算是万全之策了。这样惊动你们，实在不好。”

龙福海一群人几辆车浩浩荡荡地接着曹部长来到天州宾馆。

马立凤早已把一切安排妥当，曹部长住的是宾馆最豪华的套间。一进门，马立凤就特别说明：“这套房间最安静，龙书记知道您喜静怕吵。”曹部长连连点头。马立凤又指着窗外说：“这两天院子里有些维修工程，龙书记也让停了，怕吵您。”

曹部长鹤发童颜满脸生辉，指着龙福海说：“太过分。”

龙福海受到这样的嗔责，大脸盘笑得像一坛暖热的黄酒。他一边坐下，一边指着大茶几上堆满的各种水果、香烟说道：“您是不抽烟的，这为您万一接待个客人，没给您撤。”又说：“您先洗涮一下，休息休息。晚上我和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全体人马陪您一起吃饭。”曹部长连连摆手：“不要不要。我又不是在职检查工作，一个老百姓故地重游，你有时间，你来陪陪就行了。”龙福海照直说自己的话：“人是全的，饭是简单的，不搞太多的山珍海味。有您喜欢吃的天州荞麦灌肠，天州五香牛肉，还有您晚饭离不了的小米稀饭，各色天州小咸菜。小米稀饭是您最喜欢的长火温炖出来的，里面有天州红枣。您胃寒，不知道好点不？”

曹部长仰在沙发上，拍了拍龙福海的手，笑着说：“龙福海，你到底是不同啊。”

龙福海对着一客厅人说：“曹部长是咱们天州的老专员了。那时天州还是地区，没改市，我不过是机械厂的车间副主任，全凭曹部长把我一点点提拔起来。要不，没有我龙福海的今天。”马立凤在一旁添话：“龙书记经常这样讲到曹部长。”曹部长连连摆手：“不值一提。现在人们都向前看，不向后看。”龙福海自然品出已经退休多年的老部长话中的感慨。他今天这样热接待曹部长，一定很暖人心。知恩必报。他绝不说在嘴上，而做在实际中。知恩必报，其实是联络上级、开发人事资源的重要手段。眼浅的人才见谁上台巴结谁。龙福海对退了休的老上级热乎到家，就是他一个说法。还有一层旁人不知道的，曹部长的几个儿女都在中央机关工作，有一个还在组织部。